论科学与艺术

(法)卢梭著何兆武譯

3565.26

商务印书館





論科学与艺术

(法) 卢梭著 何兆武譯

商 务 印 书 館 1963年•北京 本文根据卢梭全集 (Œuvres Complètes de J. J. Rousseau) 第一卷譯出,原名 Le rétablissement des Sciences et des Arts e-t-il contribué à épurer les mœurs?

論科学月本术派 [法]自被第一届水武器

商务印制金属。出版

和京星兴門外館徵路 /

(北京市中刊出版业营业各利证低学第107号)

新华 书 店 经 售 北 京 印 刷 厂 印 装 端-特别 3017,66

1959年1月初期

· 开本 850×1168 1/32

1963年9月修訂再股

字數 31千字

1963年9月北京第5次印刷

印数 10,301-12,300册

甲張 1 9/16

定价 (9) 0.26元

譯者序言

卢梭(1712—1778)是十八世紀法国資产阶級民主革命前夜最 杰出的思想先行者,他的"論科学与艺术"这篇論文是他最早的一 篇重要作品。論文系应第戎学院的征文而作,原名为《論科学与艺术的复兴是否有助于敦风化俗?》。和卢梭的名字分不开的十八世紀后半叶"返于自然"的思想,最初就是在这篇論文里得到了明确的表現。

关于这篇論文的写作,卢梭自己在《忏悔录》中有过記載,其大致经过如下,1749年盛夏,卢梭由文桑尼(Vincennes)去巴黎訪問他的好朋友、百科全书派的領袖狄德罗(1713—1784),途中小憇,偶然翻閱一份《法兰西信使报》(Mercure de France),看到上面载有第戎学院如上的征文題目,一时有威,遂构成了这篇論文的論点①。卢梭見到狄德罗之后,談起此事,得到了狄德罗的鼓励。論文写成之后,曾交狄德罗閱讀,狄德罗甚威兴趣,还提出了一些修改意見。

曾有过一种流传甚广的說法, 就是卢梭最初本想从正面回答 这个征题的, 但狄德罗劝他不如敬反面文章, 卢梭听从了狄德罗的 劝告, 才确定了本文的主旨。这种說法并无根据, 因为本文所发

① 卢梭:《作悔录》,第八卷。



揮的主旨和卢梭后来一貫的思想体系是一致的,实际上可以看作 是他后来全部思想体系的一个前导。书中虽有一部分思想可能出 自狄德罗的提示,但这应該視为是那个时代进步思潮的总倾向的 一部分。

因为这篇論文是卢梭最早的(也是他成名的)作品,所以其中不可避免地还带有思想上某些不成熟的痕迹。卢梭在晚年回忆自己的这篇作品时,写道:

"这篇文章虽然充满了力量与热情,却完全沒有邏輯与章法。 在我笔下所曾写出过的一切作品中,以这一篇的論证最为薄弱,而 又最缺乏比例与和諧。无論一个人生来的才分是多么大,写作的 技巧决不是可以一蹴而就的。"①

作为革命民主主义陣营中小資产阶級的代言人,卢梭針对着十八世紀法国旧制度(ancien régime)之下貴族社会的 虛 伪 与 腐 朽,进行了尖銳而深刻的攻击。这篇論文的中心思想是:自然是美好的,出自自然的人是生来自由平等的,因此应該以自然的美好来代替"文明"的罪恶。这样,卢梭便以"自然"(以及人的自然权利)来与"文明"(以及贵族的特权)相对抗,从而从根本上否定了当时统治阶級的"文明"。他后来的一系列重要著作——包括宣揚天賦人权从而为資产阶級民主革命奠定理論基础的"社会契約論",以及宣揚返于自然从而在文艺思想領域上开浪漫主义之先河的"新 哀

① 卢梭:《忏悔录》,第八卷。

洛漪思»(一名«余丽»)——的基本观念都可以溯源于此书。

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提出这样富于民主性和战斗性的思想是有着巨大的进步意义的。正因为如此,这篇論交才成为启蒙时代思想史上的里程碑之一,标志着美学理論的一个新高峰。卢梭虽然是一般地在譴責科学与艺术,认为科学与艺术的进步并沒有給人类带来幸福;但是隐蔽在抽象的一般科学与艺术的名义之后,他所譴責的实质上只能是在那个特定的历史时代中占統治地位的贵族統治阶級的虚伪的科学与腐朽的艺术,也就是抨击以社会不平等为其基础的贵族統治阶級的"文明"。作为小资产阶级的激进民主主义者,卢梭不仅抗議封建等級制度而且还在一定程度上譴責了资产阶級的文明。因此,他的結論中包含有历史邏輯的合理因素,我們对此应該加以历史主义的分析,而不应該籠統地看待或加以抽象的理解。

与伤风敗俗的科学和艺术針蜂相对,卢梭便举起了"自然"这面旗帜。所謂自然,也就是小私有者理想化了的社会生活;卢梭所維护的是一个小私有者理想社会之"外化"了的"自然"。这就是在政治观点上卢梭所以要美化自然状态,在美学观点上卢梭所以要美化自然或情的思想根源;它与文艺复兴以来以人与自然来对抗等級与特权的总思潮是一脉相通的。

卢梭出生于日内瓦一个钟表匠的家庭。小私有者对自由与平等的热望是贯穿着他一生著作与活动的主导思想。他在这篇論文里所反对的文明并不是,而且也不可能是一般的文明;他号召的返于自然也不是抽象的自然,而只是小私有者的民主主义者所理想化了的自由与平等的秩序。他在本文中曾指责統治阶級的科学与

艺术乃是財富与奢侈的产物。后来他在一系列的政治著作中,如 《論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和《社会契約論》,則更进一步强調 指出財富和貪婪是一切罪恶的根源。作为十八、九世紀革命民主主 义的浪漫主义的开創人,他在本文中譴責了"文明"社会风尚的堕 落,并提出唯有平民、唯有"純朴的灵魂"才可能具有深刻真摯的威 情。卢梭断言科学、艺术是与人民相矛盾的,他揭橥富于人民性的 冀摯感情,用以反抗貴族文明的虚伪造作;这种归真返朴的要求反 映了第三等級中的平民阶层对空虚腐化的贵族文化的抗議。这一 观点后来在他的教育著作《爱弥儿》和小說《新哀洛漪思》中得到了 系統的表述。《爱弥儿》描写一个不为人压迫人的"文明"社会所玷 污、完全出于自然之手的理想人格,《新哀洛漪思》則更对这种理想 賦之以艺术形象的表現。卢梭就这样以其对簡单純朴的自然与人 性的贄頌和高度評价,开辟了启蒙时代文学的民主潮流,从面对資 产阶級革命民主主义的文化思想起了重大的促进作用。

然而,另一方面,卢梭也像历史上一切杰出的思想家一样,不能不受到他自己的时代和阶级的局限;这主要表現为作者的唯心主义的观点和非历史的方法。他抗議十八世紀統治阶级的腐化的文明,但他是从小資产阶級、小私有者的良心和人性发出他的抗議的。卢梭认为自然是永恒的;因此人的天性(自然和天性在原文中是同一个字)也是永恒的。人的天性中就包含着有自臻于完美之境的能力。经典作家指出。

"十八世紀的准备了革命的法国哲学家 們……要 求无情地毁灭一切与永恒理性相矛盾的东西。我們同样也已经看到,这个永恒的理性,实际上只不过是中等市民的理想化的悟性,这种中等市

民,在那时,正发展成为近代的资产者。"①

在他的唯心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論的指导之下,卢梭并不能 理解历史发展过程的真实面貌及其趋势,他只能乞灵于小私有者 的永恒的良心与理性。在他的眼中,历史的发展就体现为观念原则 的更迭;具体的历史既被他还原为抽象的观念原则,这就使他不可 能对于具体的历史作出科学的分析,尽管他的某些論点含有光輝 的辩证法因素。因此,在評价这一部历史性的古典著作时,我們必 須仔細分辨其中哪些思想是体现新的历史时代的要求与热望的民 主性的命題,哪些又是作者所特具的那种小私有者的主观幻想。

由这篇論文所开始提出的返于自然的思想曾经风靡了整整一个历史时代。它深刻地影响了十八世紀西方各国先进的思想家、作家(如德国狂殿运动的詩人)和政治活动家(如法国大革命时代的罗伯斯庇尔和圣鞠斯特),以及十九世紀初的浪漫主义的思潮(如拜伦、雨果和乔治·桑)。可是与此同时,它的带有虚无主义色彩的那一面,也对于此后历史上的思想逆流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如十九世紀初法国的反动詩人夏多布里安就是一个例子。

还应該提到,这一思想在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 也 传 到 中国。严复在好几个地方曾提到过卢梭的这一思想,特别是在他萨点的《老子》一书中。王国維在論《紅楼梦》时(但并不是在他那篇有名的《紅楼梦評論》里),也表現过类似的思想。卢梭强调纯朴威情的自然流露这一思想,有其人民性与民主性的一面;因此它受到現代資产阶級学者如白壁德(I.Babbitt)之流的歪曲和譏諷。而在

① 恩格斯: «反杜林論»,1961年人民出版社版,第266頁。

新文化运动期間,白璧德是被"学衡"派所大捧特捧过的。但是鲁 迅在与"学衡"派論战之余,却对卢梭及其思想做出了完全不同的 評价,他說:

"无破坏即无新建設,大致是的;但有破坏却未必即有新建設。 卢梭……等輩,若用勃兰兄斯的話来說,乃是'軌道破坏者'。其实 他們不单是破坏,而且是扫除,是大呼猛进,将碍脚的旧軌道不論 整条或碎片,一扫而空……。"①

魯迅是在把卢梭看成"是扫除、是大呼猛进"的"軌道的破坏者"这种意义上来肯定卢梭的,这就鮮明地表明了在对待思想文化遗产上的两种不同态度,一种是取其糟粕而弃其精华,而另一种则是取其精华而弃其糟粕。

 \equiv

本书譯文曾于1959年由商务印书館出版,現将譯文重行校訂付諸再版,以紀念卢梭誕生二百五十周年。譯文是根据 1837 年傳尔涅(Furne)版 《卢梭全集》 第一卷所載的本文譯出的。在翻譯过程中曾参考过阿吉靄(Hatier) 本的卢梭《論科学与艺术》一书和柯尔(Cole)的英譯本。譯注大部分亦摘采自傳尔涅和阿吉靄两种版本。由于自己的水平与时間所限,錯誤和不安之处希望能得到讀者們的指正。

① 魯迅、《再論雷蜂塔的倒掉》,《魯迅全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296 頁。

前:記

荣誉是什么?这里就是我賴以获得荣誉的不幸作品了①。肯定地說,这篇使我得奖又使我揚名的文章,只不过是一篇平庸的东西罢了;我敢說这篇文章是这部集子中②最不足道的一篇。假如最初的这篇东西能够如其所值地为人們接受的話,那么作者会避免多少深重的苦恼啊!然而当初的那种不虞之誉,却只是日益给我带来了更多的求全之毁而已。

① 这篇文章問世之后會招致大量的非难;所以作者說它是一篇不幸的作品。——譯注

② 按卢梭本文写于1749年,此处的前記則写于1762年,这时卢梭的集子中除两篇 論文外,还包括《論观賞》、《新哀洛漪思》、《爱弥儿》与《社会契約論》等著作。——譯注

本文會获1750年第戎学院奖金;应該学院的征文题:《科学与艺术的复兴是否有助于敦风化俗?》

我在这里是一个野蛮人, 因为人們不了解 我。——奥維德①

① 奥維德(Ovid),公元前43年——公元后17年,罗馬詩人,引文見《忧郁集》5,悲悼詩10,第37节。——譯注

本文論題是历来激起人們討論的最高尚和最重要的問題之一。然而,本文并不涉及各文艺部門所习染的、而学院讲座也常常未能例外的那种形而上学的詭辯; 我要討論的乃是人类幸福所攸关的真理之一。

我預料人們将很难寬恕我所大胆采取的立場的。我既然正面在反对今天人人都拿崇的一切事物,那末就只好等待着普遍的非难了,而且也并不会因为承蒙某些智者的贊許,我就可以指望公众都来赞許我的;我就这样采取了我的立場,我并不栖栖于討好高人雅士或者风头人物。在各个时代中,总有一些人生来就是受他們的时代、国家与社会的見解的束縛的。今天最大胆的思想家和哲学家們便是如此,由于同样的道理,他們若处在联盟时代①也不外是一些狂热的信徒罢了。要想超越自己的时代,就决不能为这样的讀者而写作。

再說一句,我就可以結束了。本来是并不期望自己会得到荣 營的,所以交出本文之后,我又进行了修改和补充,以致在某种方 式上它簡直成为另一篇作品了。现在我认为应該恢复它得奖时的 原来面目。我只加了一些注释,并做了两处显著的增补^②,这或許

① "联盟时代"指十六世紀末法国新旧教之間宗教战争的时代,当时旧教組成"加特力联盟",新教組成"胡格諾联盟"。——譯注

② 按本文原稿于法国大革命后邀失,此处所提的增补已无从确定。至于本文中

是第戎学院所不会贊同的。我以为,公道、敬意和謝忱都需要我作 这样一个声明。

所发揮的主导思想,可参考卢梭«山中书簡»第1书第25节,第2书第12节,第3书第12节。——譯注

論文 論下列問題: "科学与艺术,的复兴是否有助于 敦风化俗?"[©]

"我們被善良的外表所欺騙"——荷拉士③

科学与艺术的复兴^③ 有助于敦风化俗呢,还是伤风敗俗呢?这就是本文所要探討的。我在这个問題上应該站在哪一边呢?各位先生,我站的就是一个虽然一无所知、但并不因此就妄自菲薄的誠恳的人所应当站的那一边。

在将要对我进行評审的会議①面前,我感到我要說的話是难于得体的。我怎能胆敢在欧洲最博学的团体之一的面前貶斥科学,在一所著名的学院里頌揚无知,并且还要把对学术研究的蔑視与对真正有学识的人的尊敬調和在一起呢?我了解到有这些矛盾,可是它們并沒有能动搖我。我自謂我所攻击的不是科学本身,我是要在有德者的面前保卫德行。忠誠对于善人要比博学对于学者更

① 按一般版本中沒有"論下兒問題"字样,此处譯文系依据1835年版全集本譯出。 ——譯注

② 荷拉士, 公元前65—8年, 罗馬詩人, 引文見荷拉士《詩論》,第5书第25节。——譯注

③ 本文中所謂"科学与艺术的复兴" 是指文艺复兴以来的欧洲科学与 文 艺 的 复兴。——譯注

④ 1749年法国第戎学院悬本照征文,卢梭应征,次年該学院决定以奖金授予卢梭。——譯注

可贵得多。那末,我又有什么可畏惧的呢?是畏惧这次将倾听我的意見的与会者們的智慧嗎?我承认我是畏惧的;但那只是因为我的論文的內容,而絕非因为发言者的情緒。在疑难的辯語中,公正的主宰們是决不会迟疑不决,而不肯譴責他們自己的錯誤的;而对于有理的一方来說,其最有利的情况就莫过于能在一个正直而开明的、自己判断自己案情的裁判者面前进行自我辩护了。

除了这个鼓舞我的动机而外,还該加上使我作出决定的另一个动机,那就是,由于我根据天赋的光明在維护真理,所以不管我的成就如何,它本身就是一种永不会使我失望的酬报,而我将会在我内心深处获得这种酬报的。

第一部分

看一看人类是怎样通过自己的努力而脱离了一无所有之境, 怎样以自己的理性的光芒突破了自然所蒙蔽着他的阴霾,怎样超越了自身的局限而神驰于諸天的灵境,怎样像太阳一样以巨人的步伐遨游在广濶无垠的宇宙里,那眞是一幅宏伟壮丽的景象;然而返观自我以求研究人类并认识人类的性质、責任与归宿,那就要格办宏伟和格外难能了。所有这些奇迹,从最近几个世代以来①,又重新开始了。

① 按即指自从交艺复兴以来。作者在本文第一部分中处处針对文艺复兴以来的 欧洲历史而言。——譯注

欧洲曾经退回到过太古时代的野蛮状态①。世界上这一地区的各族人民,今天生活得非常文明,但只不过是在几个世紀以前,他們还处于一种比蒙昧无知还要更坏的状态里。我不知道是一种什么科学上的胡說八道,一种比无知更加可鄙得多的胡說八道,居然僭称起知识的名号来了③,而且对于知识的复兴布下了一道几乎是无法克服的障碍。为了使人类恢复常识,就必须来一場革命;革命終于来自一个为人最預料不到的角落。使得文艺又在我們中間复苏的,正是那些愚昧无知的伊斯兰教徒,正是那架摧残文艺的打谷机。君士坦丁的宝座的陷落③给意大利带来了古希腊的遗物,随后法国也由于这些珍貴的战利品而丰富起来了④。不久科学也追踪文艺而来,于是在写作的艺术之外,又加上了思維的艺术;这种进程好像是奇怪的,然而却是十分自然的。人們开始感觉到与文艺女神們⑤相交往的巨大利益了,那就是,通过值得他們互相赞慕的作品来激发他們彼此相悅的顯望,可以使人类更富于社会性。

精神也和身体一样,有它自己的需要。身体需要是社会的基础,精神需要則是社会的装飾。政府与法律为人民集体提供了安全与

① 指欧州中世紀的文化落后状态。——譯注

② 指欧洲中世紀的经院哲学。——譯注

③ 指拜占庭國家(东罗馬帝國)的灭亡。君士坦丁堡为君士坦丁大帝(306—337) 于公元326—330年所建,330年起以此处为罗馬帝国首都。1453年奧图曼土耳其人攻 占君士坦丁堡,东罗馬帝国灭亡;許多精通古典文艺的拜占庭学者逃亡至意大利,直 接刺激了意大利的文艺复兴运动。——譯注

④ 自1494年起法国开始侵入意大利,接触到了意大利的"文艺复兴"。 結果便直接刺激了法国本身的"文艺复兴"。这在法国史上称之为"意大利的发现"。——郑注

⑤ 按希腊神話,宙斯与瑪內莫西尼有九女.克里奧掌历史,优德披掌音乐,泰利掌 喜剧,美洛波美尼掌悲剧,特普西哥尔掌舞蹈,哀拉陀掌情歌,波利姆尼掌圣詩, 鳥兰尼掌天文,卡里欧普掌史詩与雄辩。——譯注

福祉;而科学、文学与艺术,由于它們不那么考制因而也許更有力量,就把花冠点緣在束縛着人們的枷鎖之上,它們窒息人們那种天生的自由情操——看来人們本来就是为了自由而生的,——使他們喜爱自己被奴役的状态,并且使他們成为人們所謂的文明民族。需要奠定了宝座;而科学与艺术則使得它們巩固起来。世上的权威啊!爱惜才华吧,保护那些在培养才华的人物吧①。文明的民族啊,培养他們吧;这些快乐的奴隶們啊,都是靠了他們,你們才有了你們所引以为荣的那种精致而美妙的趣味,才有了那种性格的溫良恭俭以及风尚的彬彬有礼,从而才使得你們之間的交际如此密切又如此容易;一言以蔽之,你們才可以沒有任何德行而装出一切有德行的外表。

正是由于这种文明(它显得非常可爱,正因为它不那么勉强),才使昔日的雅典和罗馬能够在那些以其繁荣与昌盛而如此值得自豪的岁月里头角峥嵘,毫无疑义,也正是由于它,我們的世紀与我們的国家才会超越一切的时代与一切的民族。一种毫无迂腐气的哲学格調,一种自然而又动人的风度,既絕非条頓人的粗獷,又絕

① 君主們总願意看到那些耗費金錢而毫无益处的賞心悅目的艺术与虚华无实的趣味。在自己的臣民中間流传。因为他們很了解,这些东西除了能够培养人們的心灵狹隘便于奴役而外,人民在这方面的要求只是給自己加上更多的枷鎖而已。亚力山大②要使伊士提奥法齐人③处于附庸状态,就强迫他們放弃吃魚的习惯,和别的民族吃一样的食物,美洲的野蛮人走到哪里都是赤身裸体的,并且完全靠他們狩猎的捕获为生,所以就永远也不可能压服:的确,对于一个根本不需要任何东西的民族,誰又能加以任何的羈輛呢?——原注

② 亚历山大即馬其頓王亚历山大大帝。此处所說的亚历山大大帝不許伊士提奥 法齐人吃魚一事,見老普林尼(23—79年)《自然史》,第六卷,第二十五章。——譯注

③ 伊士提奥法齐人 (Ichthyophages) 即希腊文的食魚者。古代作家关于这种人 曾有不同的說法,老普林尼认为这种人住在波斯湾的一个島上。——譯注

非意大利人的矫揉,这些便是我們研究学术所获得的、并由于大家 互相交往而臻于完美的那种趣味的結果了。

如果外表永远是心性的影象,如果礼貌就是德行,如果我們的格言真能成为我們的指南,如果真正的哲学是和哲学家的称号分不开的;那末生活在我們中間将会是多么美好啊!然而这么多的品质是太难凑合在一起了,而且在大量的浮夸当由感行是很难于出现的。装飾的华丽可以显示出一个人的富有,优雅可以显示出一个人的趣味,然而一个人的健康与强壮却須由另外的标志来识别了;只有在一个劳动者的粗布衣服下面,而不是在一个佞幸者的穿戴之下,我們才能发見身体的力量和生气。装飾对于德行也同样是格格不入的,因为德行就是灵魂的力量与生气。善良的人乃是一个喜欢赤身裸体上陣的运动員,他鄙弃一切足以妨碍他使用力量的无聊装飾品,而那种装飾品大部分只是用来遮掩身体上的某种畸形罢了。

在艺术还沒有塑成我們的风格,沒有教会我們的感情使用一种造作的語言之前,我們的风尚是粗朴的,然而却是自然的;从举人此的不同,一眼就可看出性格的不同。那时候,人性根本上虽然不見得更好,然而人們却很容易相互深入了解,因此可以找到他們自己的安全,而这种我們今天已不再能感到其价值的好处,就使得他們能很好地避免种种罪恶。

今天更精微的研究与更細膩的趣味已经把取悅的艺术归結成 为一套原則了。我們的风尚流行着一种邪恶而虛伪的一致性,每 个人的精神仿佛都是在同一个模子里铸出来的,礼节不断地在强 迫着我們,风气又不断地在命令着我們,我們不断地遵循着这些习 是怎样一长度的 罪恶在作随着这种人心莫測啊! 再也沒有誠態的友情,再也沒有 認誠的尊敬,再也沒有深厚的信心了! 怀疑、猜忌、恐惧、我感、死备, 仇恨与背叛永远会隐藏在礼义那种虚伪一致 所面 "产"边,脸 最在被我們等耀为我們时代文明的依据的那种文雅的背后。我們不再用賭咒来玷污創世主的名字了,然而我們却以褒賣神明的行为在侮辱他,而我們灵敏的耳朵居然不感到刺耳。我們并不夸耀自己的优点,然而却抹杀别人的长处。我們决不粗暴地激怒自己的敌人,但我們却礼貌周全地誹謗他們。民族之間的仇恨将会熄灭,但对祖国的热爱也会随之而消失。我們以一种危险的怀疑主义代替了受人轻视的愚昧无知。有些过分的行为被禁止了,有些罪恶是被认为不体面的了,但是另外的罪恶却以德行的名义被装飾起来;而且我們还必須具备它們或者是采用它們。誰要是願意,就不妨去夸奖当代賢人們的清心寡欲;至于我,我在那里面看到的却只不过是一种精致化的纵欲罢了,这和他們那种矫揉造作的朴素同样是不值得我去称贊的。①

我們的风尙所获得的純洁性便是如此;我們便是这样而成为 好人的。让文学、科学和艺术在这样一种称心滿意的作品里去宣 揚它們自己的貢献吧。我仅仅要补充一点,那就是如果某一个遙远地区的居民也根据我們这里的科学状况,根据我們的艺术的完美,根据我們的視听現實的优雅,根据我們仪式的礼貌,根据我們談吐的謙逊,根据我們永远是善意的表現,并且根据不同年龄、不同地位的那些人們——他們似乎从早到晚就只美心着怎样互相献殷勤——的嘈杂聚会,面想得到一种欧洲风尚的观念的話;那末,我要說,这个异邦人对于我們风尚質相的領会就要這得其反了。

只要沒有产生什么作用,当然也就沒有什么原因可探求,但是在这里作用是确凿的,腐化也是实在的,而且我們的灵魂正是随着我們的科学和我們的艺术之臻于完美而越发腐敗的。能說这是我們时代所特有的一种不幸嗎?不能的!各位先生,我們虛葉的好奇心所造成的恶果是和这个世界同样的古老了。就連海水每日的潮汐经常要受那些夜晚照临着我們的星球的运行所支配,也还比不上风尚与节操的命运之受科学与艺术进步的支配呢。我們可以看到,随着科学与艺术的光芒在我們的地平线上升起,德行也就消逝了,并且这一現象是在各个时代和各个地方都可以現察到的。、

請看埃及吧,那个全世界最早的学园,在青銅色的天空下那块 土地是那样地富饒,昔日的塞索斯特里斯®就是从这个名聞遐避 的国土上出发去征服全世界的。自从它成为哲学与美术之母以后,

ξ.

① 蒙台涅②說:"我喜欢爭辯和談論,但这只能是和少数一些人,而且是为了我自己。因为供俸人的玩賞以及卖弄自己的才华和口給,我认为是与一个高尚的人非常不相称的勾当"(第三卷第八章),然而除了一个人③以外,这却正是我們全体文人学士們的勾当。——原注

② 蒙台涅(1533—1592),法国作家。此处引文見蒙台涅《文集》第三卷、第八章。

③ "一个人"指狄德罗。——譯注

④ 传說塞索斯特里斯为古埃及的国王,曾征服过全世界。 ——譯注

不久就被岡比斯^① 所征服,随后是被希腊人所征服,罗馬人所征服,阿拉伯人所征服,最后則被土耳其入所征服^②。

請看希腊吧,那里居住的是曾经两度战胜过亚洲的英雄們,一次是在特罗伊城下,另一次是在他們自己的家园®。新生的文艺当时还不曾腐蝕居民們的心灵;然而艺术的进步、风尚的解体、馬其頓人®的覊軛不久就相继而来;于是永远是傳學、永远是淫逸和永远是被奴役的希腊,就在不断的革命中不断地更換着主人了。德謨狄尼斯⑤的全部雄辯竟再也鼓舞不起来一个已经被奢侈和艺术所耗竭的身躯了。

由一个牧童®所創立的并被劳动者所輝煌了的罗馬,是到了安尼島斯®和戴伦斯®的时代才开始蜕化的。然而自从有了奥维德®、卡图里斯®和瑪提阿里®以及其他一大群放蕩不检的作家之后,——光是提起这些人的名字就足以令人駭然了,——于是一

① 岡比斯为公元前529—521年古波斯王, 于公元前525年征服埃及丼建立了埃及的第二十七王朝。——譯注

② 按埃及于公元前332年被希腊征服,公元前30年被罗馬征服,公元643年被阿拉伯征服,1517年被土耳其征服。——譯注

③ 按古代希腊人曾经两次战胜过亚洲:一次是荷馬史詩所歌咏的特罗伊战争,另一次是波斯战争。波斯战争是在希腊本土和海上进行的,所以說"是在他們自己的家园"。——譯注

④ 指馬其頓王腓力(公元前356—336年)与亚历山大大帝(公元前336—323年) 的征服希腊。——譯注

⑤ 德護狄尼斯(公元前384—322年),雅典政治家与演說家,他极力主张抵抗 馬其頓,以維护雅典的独立。——譯注

⑥ 传說罗馬的建立者罗慕魯斯 (Romulus) 是一个牧童。——譯注

⑦ 安尼烏斯(公元前239--169年),罗馬詩人。---譯注

⑧ 戴伦斯(約公元前190-159年),罗馬喜剧語人。---譯注

⑨ 奥維德(公元前43—公元17年)罗馬詩人。——譯注

⑩ 卡图里斯(約公元前87-54年),罗馬詩人。——譯注

⑩ 瑪提阿里(約公元40-104年),罗馬詩人。---譯注

度是德行殿堂的罗馬,就变成了罪恶的渊藏,被异族所轻蔑和野蛮人所玩弄了。这个世界首都終于淪落在它所曾加給其他許多民族的那种羈扼之下了,而且罗馬淪亡的日子正值人們把"高尚趣味的裁判者"这一头衡賦給一位罗馬公民①的前夕。

至于东帝国的首都^③,从它所处的地位来看,似乎是应該成为 全世界的首都的,对于这个成为(也許是由于智慧而不是由于野 蛮)在欧洲其他地方遭到禁止的科学和艺术的藏身之所的地方,我 文該說些什么呢。一切极其无耻的赡奢与腐化、种种最黑暗的謀 杀与陷害、一切极其邪恶的罪行都汇合在一起,这一切就构成了君 士坦丁堡的历史的脉絡,这些就是我們的世紀引以为荣的种种知 识之所由来的纯洁的源泉丁。

然而我們又何必向远古的时代去寻求真理的证据呢?我們眼前不就有这一眞理的充分证据嗎?在亚洲就有一个广關无垠的国家,在那里文章得到荣誉就足以导致国家的最高禄位。如果各种科学可以敦风化俗,如果它們能教导人們为祖国而流血,如果它們能鼓舞人們的勇气,那末中国人民就应該是聪明的、自由的而又不可征服的了。然而,如果沒有一种邪恶未曾統治过他們,如果沒有一种罪行他們不曾熟悉,而且无論是大臣們的見识,还是法律所号称的睿智,还是那个广大帝国的众多居民,都不能保障他們免于愚昧而又粗野的韃靼人的霉顿的話;那末他們的那些文人学士又有什么用处呢?他們所滿载的那些荣誉又能得到什么結果呢?結果不

① "一位罗馬公民",指舊刺作家彼得罗尼烏斯 (Petronius),罗 馬 暴 君 尼 罗 (Nero 54—68) 在位初期,彼得罗尼烏斯得宠,綽号为"高尚趣味的裁判人"。——譯注

② "东帝国的首都"指东罗馬(拜占庭)帝国的首都君士坦丁堡。——譯注

是充斥着奴隶和为非作歹的人們嗎?

让我們拿那些为数不多的民族的风尚来和上面的情况对比一下吧,那些民族并沒有沾染上这些虚浮的知识,他們以自己的德行造就了自己的幸福并成为其他民族的榜样。早期的波斯人便是如此,他們是一个独特的民族,他們学习德行犹如我們这里学习科学一样,他們轻而易举地就征服了亚洲,并且唯有他們才有那种光荣,使他們政体的历史得以成为一部哲学的传奇。塞种人①便是如此,关于他們,至今还流传着种种灿烂輝煌的称營。日耳曼人也是如此,有一位历史家的大笔由于厌倦于記叙一个文明、富饒而精奢淫逸的民族的种种罪行与黑暗,遂轉而寄情于描写日耳曼人的单纯、清白与德行③。甚至罗馬,在它貧穷与蒙昧的时代,也是如此。直到我們今天,那个乡居的民族也还是表現如此⑤,他們所自豪的就是沒有敌人能够挫敗他們的勇气,也沒有任何事情能够腐蚀他們的忠誠④。

他們之所以爱好別的活动有甚于精神的活动,絕不是由于愚蠢。他們并非不知道在別的国家里有些游手好閑的人終生都在高

① 塞种人,即西徐亚人,古代末期欧亚大陆上的一个游牧部族。——譯注

② 这里指的是罗馬 历史 家 塔 西 佗 (Tacitus 53—120) 所 写 的 《日耳曼志》。

③ 指作者自己的祖国瑞士,瑞士原为神圣罗馬帝园的一邦,十三世紀末十四世紀初已经产生了城区与乡区的联盟,十七世紀瑞士在反抗哈布斯堡王朝及其他封建镇主的斗争中,保卫了自己的独立,形成了邦联国家。——譯注

④ 我不敢說那些从来連种种罪恶的名字——而这些罪恶却是我們非常难于克制的——都不知道的幸福民族。我不敢說美洲的那些野蛮人,他們那簡单而自然的政体,蒙台涅毫不犹豫地不仅把它推崇为高于柏拉图的法制,而且甚至高于一切哲学为了一切民族所能想像的最完美的政府之上。他旁征博引很多例子,使得赞美他們的人也深深惊叹。他說,"然而,怎么样呢?他們是連擇子都不穿的呀。"(第一卷第三十章)——原注

談闆論着至善、罪恶与德行,并且那些浮夸的理論家还对自身加以 最堂皇的称頌,而对其他民族則冠以野蛮人这个可鄙的名詞。他 們也研究过这些人的风尚,并且知道蔑视这些人的理論。①

我难道会忘記,就在同一个希腊的境內我們也看見了另一个 城邦®的兴起,它的名聞遐邇就正是由于它那幸福的无知以及它 那法律的賢明,它簡直是个半神明的共和国,而不是人世上的共和 国了。他們的德行显得是多么地超乎人世之上啊!啊,斯巴达,你 永远是对空洞理論的羞辱!正当美术造成的种种罪恶一齐出現于 雅典的时候,正当一个僭主®煞费苦心地在搜集詩人之王的作品 的时候,你却把艺术和艺术家、科学和学者們一齐赶出了你的城 垣。

历史終于表明了这种区别。雅典变成了礼仪和风雅的中心,雄 辦家与哲学家的国土,房屋的华丽和詞藻的风雅在这里竟相媲美; 人們在这里到处可以看到最精巧的大师們在大理石和画布上的最 生动的作品。正是从雅典才流传下来了为頽靡的后世历代都奉为 典范的惊人作品。拉西第蒙④人的画面却不像这么絢烂了。其他民

① 的務人們有理由要問: 当雅典人小心翼翼地抛弃那个无私的法庭——它的判决是連神祗們也不能再行上訴的——的时候, 雅典人自己关于維辯該有什么意見呢? 当罗馬人把医生逐出他們的共和国的时候, 他們对于医生有什么想法呢? 当人道的遗风使西班牙人禁止他們的律师去美洲的时候, 他們对于法理学应該抱有怎样的見解呢? 难道我們不能說, 他們相信仅凭这种作法就足以弥补他們对于不幸的印第安人所造成的一切祸害了嗎?——原注

② "同一个希腊的境内另一个城邦"指斯巴达。按摩斯巴达而薄雅典的是解,是 卢梭在本书中开始提出的,到十八世紀末法国大革命时期这种見解获得了广泛的流传。 ——譯注

③ 指华西斯垂底斯(紀元前六世紀雅典的曆主)。据西蹇罗說,华西斯垂底斯 是第一个蒐集并編定佈馬詩篇的人。——譯注

④ 拉西第蒙郎斯巴达。——譯注

族都評論說,那里的人民是生来就有德行的,連那个国土上的空 也似乎激发着人們的德行。它的居民留給我們的,只是对于他們 的英雄事迹的追忆。难道他們的这种紀念碑,对于我們来說,不比 雅典所遺留給我們的奇巧的大理石雕像更加可貴嗎?

的确,有些賢人哲士也曾抵抗过这个总的潮流,而且能在文艺 女神們的家里保障了自己免于罪恶。然而我們不妨听听其中的第 一个而且是最不幸的人① 对于当时的 学 者 和 艺术家所下的評語 . 种巴士

他說,"我會考察过詩人,把他們当作是才华足以駕馭自己和 别人的人;他們自命是有智慧的人,入們也以为他們是如此,可是 他們却是最沒有智慧的了。"

苏格拉底继续說道:"我又从詩人轉到艺术家。沒有人比我更 不懂得艺术了,沒有人比我更深信艺术家掌握着非常美妙的秘密 的了。可是我发觉他們的情形也并不比詩人好,他們双方都怀有 -同样的偏見。他們之中最有技巧的人由于在自己的那一部門中超 过了别人,于是就自以为是人类中最有智慧的了。这种自夸,在我 看来,完全玷污了他們的知识;因此我就在神坛之前自問,究竟我 是像我自己这样好呢,还是像他們那样好?是知道他們所学到的那 种东西好呢?还是知道我自己是一无所知的好呢?我就向我自己答 道,为我自己,也为了神,我还是顯意像我自己这样。

"无論是智者,无論是詩人,无論是雄辯家,无論是艺术家,抑 或是我自己, ——我們大家都不知道什么是真, 是善, 是美。然

① 按指苏格拉底(公元前470-399年),以下引文見苏格拉底《自辦篇》第七章。

而我們之間却有着这样的区別,虽然这些人什么都不知道,但全都自以为知道些什么,至于我呢,如果我什么都不知道,至少我对自己的无知是毫不怀疑的。因此神諭所加之于我的那种智慧①的全部优越性便可以完全归結为,我能够确信,我对自己所不知道的事物是愚昧无知的。"

这就是神判断为最有智慧的人和全希腊公认为雅典最有学识的人——苏格拉底——对于愚昧无知所做的贊碩了!我們能相信,他如果在我們今天复活的話,我們的学者、艺术家会使他改变意見嗎!不会的,各位先生,这个正直的人会依旧鄙視我們的虚學的科学的,他决不会助长我們这里到处泛滥着的大量的书籍的!他留给他的弟子們以及我們后人的全部教誠,仍将如已往一样,就只是他那德行的榜样和对他的德行的景仰。他就是这样善于教誨人的。

苏格拉底在雅典开始,老卡图③則在罗馬继续着摆脱那些矫 揉造作而又机巧的希腊人的影响;那些希腊人敗坏他們同胞的德 行并且腐蝕他們的勇毅。然而科学、艺术与辩证法③还是流行起 来了,罗馬充滿了哲学家和雄辯家;人們不願軍事紀律了,人們鄙 視农业了,人們在搞宗派,并且人們忘記了祖園。于是伊璧鳩魯④、 芝諾⑤、阿塞西拉斯⑥的名字就代替了自由、大公无私与安分守法

① 苏格拉底在《自辯篇》中會提到凱動非在德尔斐的神坛就求問阿波罗,離是希腊最有智慧的人。庇提斯的女先知传神諭說,沒有人比苏格拉底更有智慧。——譯注

② 老卡图(公元前234—144年),罗馬监察官,以道德严肃潜称。。——譯注

[,] ③ 辩证法一詞在古希腊原指辯論术。——譯注

④ 伊壁鸠魯(公元前341--270年),希腊亨乐主义哲学家,伊壁鳩魯主义的創始人。——譯注

⑤ 芝諾, 指西提烏姆的芝諾, 死于公元前300年,希腊哲学家, 斯多噶主义的剧始人。——譯注

⑥ 阿塞西拉斯(公元前316—241年),希腊怀疑主义哲学家,新学园的創立

人。——譯注

这些神圣的名字。連他們自己的哲学家都說,自从学者在我們中 問开始出現以后,好人就不見了①。从前,罗馬人是安心于实践德 行的,但当他們开始研究德行之后,一切就都完了。

法布里修斯② 啊!如果你不幸又被召回人間,又看見你會亲手 挽救过的、而你那可敬的名字要比它的一切征服都更能使它声威 显赫的那个罗馬的奢华面貌,——这时侯你那伟大的灵魂会有什 么感想呢?你会說:"神啊,曾经一度是节制与德行之所在的那些茅 屋和村舍变到哪里去了呢?罗馬的簡朴已经被怎样致命的繁华所 代替了啊! 这是些什么样的陌生的語言啊! 是些什么样的柔靡风尚 啊!这些雕像、繪画和建筑是什么意思呢?无聊的人們,你們做了些 什么事啊!你們,万邦的主人啊,你們已经把自己轉化为被你們所 征服的那些轻薄人的奴隶了!統治着你們的全是些修詞学家們!你 們會以自己的鮮血灌漑了希腊和亚洲,却只不过是养肥了一群建 筑家、画家、雕刻家和优伶罢了」迦太基的战利品竟成了一个弄笛 者的脏物:罗馬入啊:赶快拆毁这些露天剧場,打碎这些大理石像, 烧掉这些繪画,赶走这些征服了你們并以他們那些害人的艺术腐 化了你們的奴隶吧。让別人以矮耀虛浮的才华自許吧,那种唯一与 罗馬相称的才华,乃是征服全世界并以德行治理全世界的才华。当 西乃阿斯③ 认为我們的元老院是一种国王們的会議时,他旣不曾 被虚荣的浮夸也不曾被精致的风雅所迷惑;他根本沒有理会那里

① 按这句話的原文出自塞尼卡《书信集》第25节,蒙台涅《文集》第一卷第二十四章引过这句話。——譯注

② 法布里修斯,公元前282年任罗馬执政官,以道德純朴著称。——譯注

③ 西乃阿斯,公元前三世紀初希腊皮魯斯国王伊璧魯斯 派 往 罗 馬 的 便 臣。──審注

的那些轻浮的高談閱論、那些不切实际的人們的研究与誘惑。当时 西乃阿斯所看到的最宏伟的东西又是什么呢?公民們啊! 他看到 的乃是一种为你們的財富与你們全部的艺术所无法造成的景象, 是普天之下所从未有过的最壮丽的景象。即,一个两百位有德行的 人的大会,这个大会才配号令全罗馬并且統治全世界!"

然而,让我們越过地点与时間的間隔,来看看眼前我們自己的国土上所发生的事情吧,或者不如說,让我們撇开那些会刺伤我們娇气的可厌的画面吧,让我們不必使用別的名字来重述同一件事而自寻苦恼吧。我之所以要召請法布里修斯的在天之灵,并不是毫无意义的;我假口于那位伟大人物所說的話,难道不能使之出于路易十二或亨利第四①之口嗎?在我們这里,的确,苏格拉底也許不会飲鴆而死的③,然而他却要从一个更苦得多的酒杯里尝到侮辱性的嘲弄和比死亡还坏百倍的鄙夷的。

这便是何以驕奢、淫逸和奴役在一切时代里,只要当我們想脫 离永恒的智慧为我們所安排的那种幸福的无知状态时,就总是会 成为对于我們驕傲的努力的一种惩罰了。它所用来掩盖它的一切 活动的那张厚幕,就好像足以告诫我們說,它是并不打算叫我們去 从事无益的探討的。然而我們有沒有从它的教訓之中汲取益处呢, 或者是对之忽視而不受惩罰的呢?人們啊!你們应該知道自然想要 保护你們不去碰科学,正像一个母亲要从她孩子的手里夺下一种 危险的武器一样;而她所要向你們隐蔽起来的一切秘密,也正是她

① 路易十二 (1498—1515) 和亨利第四 (1589—1610) 都是法国历史上有名的 国王。——譯注

② 苏格拉底于公元前399年因对雅典民主制度抱敌对态度,被判处死刑,**饮鸩而** 死。——譯注

要保障你們不去做的那些坏事,因而你們求知时所遇到的艰难,也就正是她的最大的恩典了。人类是邪恶的,假如他們竟然不幸天生就有知识的話,那么他們就会更坏了。

这些想法使人类感到多么地惭愧啊!我們的驗傲会因此而感到怎样的屈辱啊!什么?难道正直是愚昧无知的女儿嗎!难道科学与德行会是互不相容的嗎!根据这些假設有什么結論不能得出来呢!然而,要調和这些外表的矛盾,只需仔細考查一下那些使我們眼花繚乱的响亮的空名目是多么虚幻与无謂就够了,这些空名目本是我們所濫加給人类的知识的。因此,就让我們考虑一下科学和艺术的本身吧。让我們看看它們的进步会造成什么結果,并且让我們不再迟疑地接受我們的論证所得出的与历史推論相一致的全部論点吧!

第二部分①

有一个古老的传說从埃及流传到希腊, 說是創造科学的神是 一个与人类的安證为敌的神^②。科学是在埃及誕生的, 而埃及人自

① 作者在第一部分,就历史经验方面論证了科学与艺术的作用是伤风散俗的,第二部分則就艺术与科学的本身来論证这一点。——譯注

② 我們很容易想到普罗米修斯那个故事的寓营:而希腊人是把他鎖在高加索山上的③,希腊人对他好像并不比埃及人对他們的神条土司具有更多的好感。一个古代的寓言說,撒提尔初次見到火,就想拥抱它,吻它,但是,普罗米修斯向他喊道:"撒提尔,你要为你脸上的胡須而哭泣的,因为誰碰到了它,它就会烧誰。"——原注

③ 古希腊传說普罗米修斯因偷天火給人类,被宙斯鎖在山上。——譯注

已对于科学又怀有怎样的見解呢?他們是亲切地看到了产生科学的根源的。事实上,无論我們怎样翻遍世界的紀年史,也无論我們怎样再以哲学的探索来补充无法确定的編年史,都不会发現人类知识的起源能有一种是符合我們所願望的那种观念的。天文学誕生于迷信,辯論术誕生于野心、仇恨、諂媚和撒謊,凡何学誕生于食婪;物理学誕生于虚荣的好奇心,所有一切,甚至于道德本身,都誕生于人类的聚傲。因此,科学与艺术都是从我們的罪恶誕生的;如果它們的誕生是出于我們的德行,那末我們对于它們的用处就可以怀疑得少一点了。

它們起源上的这种缺点,我們是很容易从它們的目的里探索 出来的。艺术如果缺少了把它培养起来的奢侈,那么我們又要艺术做什么呢?若是人間沒有不公道,法理学又有什么用呢?如果既 沒有暴君,又沒有战争,也沒有阴謀家,历史学还成个什么东西呢? 总之,如果人人只是在讲究自己做人的责任与自然的需要,人人只 能有时間为祖国、为不幸者、为朋友而效力,那末誰还会把自己的 一生用之乎毫无結果的思索呢?难道我們生来就是要死在潜藏着 真理的那座源泉的边緣之外嗎?仅仅是这种想法,便应該使每一 个严肃地想以哲学研究来教育自己的人从一开头就却步的。

在科学研究工作中,有多少危险、多少歧途啊!要达到真理,又必须经历多少错誤啊!这些错誤的危险要比真理的用处大上千百倍。这种不利的局面是很显然的。因为错誤可能有无穷的結合方式;而真理却只能有一种存在的方式。并且離才是真誠地寻求真理的人呢!即使有着最良好的願望,又凭什么标志才能肯定我們是认识到了真理呢!在那么大量的不同見解中,哪一种才是我們能正

确地据以判断真理的标准呢^①?而且更困难的是,假如我們居然 有幸終于发現了真理,我們之中又有誰能好好地应用它呢?

如果我們的科学就其所提出的目的来說是虛幻的,那末就其 所产生的效果而言,它們就要更危险得多。科学既产生于閑逸,反 过来又滋长閑逸;因此它們对社会所必然造成的第一种損害,就是 无可弥补的时間損失。在政治方面正像在道德方面一样,任何好 事都不做就是一桩大罪过,因而一个无用的公民也就可以认为 是一个有害的人。大名鼎鼎的哲学家們啊!請你們回答我,从你們 那里我們知道了物体在空間是按照怎样的比例互相吸引的③,在 相等的时間內行星运行所经历的空間关系又是怎样的④,什么样 的曲线具有交点,折点和玫瑰花瓣⑤;入怎样把万物看成上帝⑥; 灵魂与肉体怎能互不交通而又像两只时钟一样地彼此符合⑦,哪 个屋球上可能有人居住,哪种昆虫在以一种特殊的方式,进行繁殖,——我們是从你們那里得到了这一切崇高的知识的,然而請你 們回答我,假如你們从未教給我們任何这类事物的話,我們是否因 此就会人口減少⑥,治理不善,不那么巩固、不那么繁荣或者是更

① 我們知道得越少,就越自以为知道得很多。逍遙学派②不是什么都不怀疑嗎? 笛卡儿不是以立方体和旋涡运动构造宇宙的嗎? 今天在欧洲哪一个浅薄的物理学家不 是肆无忌惲地在解释电学的深刻奥妙呢? 不是在解释那种也許会成为真正哲学家所永 远不能解释的深刻的奥妙的呢? ——原注

② 逍遙学派即亚里士多德学派。——譯注

③ 指牛頓的万有引力定律。——譯注

④ 指开普勒的行星运动定律。 ---譯注.

⑤ 指笛卡儿发明的解析凡何。——譚注

⑥ 指斯宾諾莎的泛神論。——譯注,

⑦ 指笛卡儿心物平行的二元論。——譯注

⑧ 后来卢梭正式提出他的輪点:人口的多少乃是政治好坏的最重要的标志(«社会契約論»第三卷第九章)。——譯注

加邪恶了呢? 因此就請你們再想一想你們的作品的重要性吧; 如果我們最高明的学者和我們最好的公民的劳动对于我們竟是如此无用,那末就請告訴我,我們对于那一大堆白白消耗国家粮食的不入流的作家們和游手好閑的文人們,又該作何想法呢?

我說的是什么,是游手好閑嗎? 但顧上帝能让他們真正游手好閑吧! 真能那样,风尚倒会健康得多,社会倒会太平得多。可是这些空虚无用的空談家們却从四方八面出来了,他們以他們那些致命的詭辯武装起来自己以后,就在搖藏着信仰的基础并在毁灭德行了。他們鄙夷地嘲笑着祖国、宗教这些古老的字眼,并且把他們的才智和哲学都用之于毁灭和玷污人間一切神圣的事物。这倒不是因为他們从心底里仇恨德行或者我們的信条,而是因为他們仇視公认的見解,所以要想使他們回到神坛底下来,只要把他們流放到无神論那里去就行了。专求标奇立异的人,还有什么事情做不出来呢!

 行又会变成什么样子呢? 古代的政治家从不休止地讲求风尚与德行; 而我們的政治家則只讲求生意和金錢。这一个政治家会对你說,一个人在某个国家的身份恰等于其在阿尔及尔卖身的价钱; 另一个政治家照样計算过后就会发现, 在某些国度里一个人是一錢不值的,而在另外一些国度里其身份竟至比一錢不值还要賤。他們估价人就好像是估价一群性口一样。根据他們的說法,一个人对于国家的价值就仅仅等于他在那里所消费的数量;因此,一个西巴里①人就很可以抵得过三十个拉西第蒙人了。然而人們不妨想一想,斯巴达和西巴里这两个共和国,哪一个是被一小撮农民所征服的?哪一个又是使得全亚洲都为之震动的?

居魯士的王国是被一个比最渺不足道的波斯鎮守使还穷得多的君主用三万人所征服的®;而塞种人,一切民族中最貧困的民族,却抵抗了世上最强有力的君主®。当两个有名的共和国在争夺全世界,其中一个非常富庶,另一个却一无所有,那末就必将是后者摧毁前者。罗馬帝国在吞噬了全世界的财富之后,就輪到它自己成为甚至連什么是财富都还不知道的那些人的战利品了。法兰克人征服了高卢人,撒克逊人征服了英国;但他們除了勇武和贫穷而外,并沒有任何别的财宝。一群貧穷的山居汉,他們的全部奢望不外是几张羊皮,然而他們却在制服奧国的橫行之后,居然又推

① 按西巴里为意大利南部古希腊城邦,当地富人以奢侈闲逸的生活著称。公元 前510年被克罗頓所灭。 ——譯注

② 居魯士于公元前550—530年曾征服美狄亚、呂底亚与巴比伦,建立了波斯帝国。波斯帝国于紀元前331年被馬其頓王亚历山大(大帝)的三万大軍所征服。——譯注

③ 公元前512年波斯王大流士督进攻塞种人,但未成功。——譯注

毁了那个使得全欧洲的王侯都战慄的、既豪富而又强大的勃艮地王朝①。最后,查理第五③的后裔的全部势力和全部智慧,虽然有印度群岛的全部财富为其后盾,却竟被一小城捕青魚的漁夫所粉碎了⑤。让我們的政治家們也暫时擱下他們的盘算来想想这些例子吧;让他們也认识一下,入們虽可以用金錢获得一切,但却决不能获得风尚与公民。

然則这个奢侈問題,严格說来,所涉及的又是什么問題呢?那就是要了解究竟是哪一个对于帝国更为重要,是显赫而短促呢?还是有德而持久呢?我說是显赫,但那有什么光彩呢?喜欢炫耀与爱好正直,这两者是很难結合在同一个灵魂之內的。不,这简直是不可能的事,被大量无益的心机所敗坏了的精神是永远也不会上升到任何伟大的事业的;而且纵令他們有此力量,他們也会缺乏勇气的。

一切艺术家都顧意受人贊賞。他的同时代人的贊誉乃是他的 酬报中最可珍貴的一部分。如果他不幸生在那样一个民族,生在 那样一个时代,那几一味趋时的学者們是被轻浮的少年們在左右 着自己的文风,那儿人們向剝夺他們自由的暴君牺牲了自己的情 趣;那几的男女一方只敢贊賞与另一方的畏縮相称的东西;③ 那儿

① 指瑞士邦联获得政治独立。1315年瑞士击敗奥国軍队,1476~1477年击敗勃艮地王朝勇者查理的軍队。——譯注

② <u>查</u>理第五,为西班牙王(1516—1566),領有西印度群島,1519年又秦神圣罗馬· 帝園皇帝。——譯注

② 指1588年西班牙无敌舰队被英国所取。——譯注

④ 我远不认为女性地位的提高本身是一桩坏事。那是大自然为了人类的幸福而对他們所提供的一种贈礼,运用得好的話,它所产生的好处就会像它今天所产生的坏处是一样地多。人們还沒有充分认识到,如果对統治着另一半人类的这一半人給以更好的教育,这将会給社会带来怎样的利益。男人总是成为女人所喜欢的那样子:如果你想

的詩剧杰作遭入鄙弃而且最宏富的乐調被人指摘;——那时候,为了要博得别人的贊賞,他会做出什么事情来呢?各位先生,他会做的是什么事情呢?他就会把自己的天才降低到当时的水平上去的,并且宁顯写一些生前为人称道的平庸作品,而不願写出唯有在死后很长时期才会为人贊美的优秀作品了。大名鼎鼎的阿 餐艾①啊! 請你告訴我們,为了我們的矫揉造作的纖巧,你會牺牲了多少雄渾豪壮的美啊!为了那些猥瑣事物中所充斥着的轻佻格調,你又曾付出了怎样的伟大为其代价啊!

这样,奢侈必然的后果——风尚的解体——反过来又引起了趣味的腐化。如果才智卓越的人們中間偶尔有一个人,有着坚定的灵魂而不肯阿世媚俗,不肯以幼稚的作品来玷污自己;那他可就要不幸了!他准会死于貧困潦倒和沒沒无聞的。但顧我这里所做的只是一种妄自揣測,而我所談的也并不是经验的事实!卡尔和比尔③啊!你們的彩笔本来是回崇高而神圣的画像用以恢宏我們神殿的庄严的,現在从你們手里放下那支彩笔的时刻已经到来了,否則的話它也会被避用来給那些"面对面"的馬車去画淫蕩的图画的。还有你,普拉西泰理斯⑤和斐狄阿斯④的匹敌啊,你的凿子古人們是用来雕塑他們的神像的,仅凭那些雕像就足以使我們原諒

要使他們高尚有德,那末就教导女人什么是灵魂的高尚与德行吧。这个主題所涉及的想法也就是当年柏拉图所談論过的,它很值得有一支配得上继承这样一位大师的文笔,来为如此一桩伟大的事业而写作和辩护,并且好好地发揮一番。——原注

① 阿魯女,按即伏尔泰(1694—1778),伏尔泰的名字是法兰梭瓦・瑪丽・阿魯 女。——譯注

② 卡尔和比尔,指十八世紀法国著名画家卡尔·汪罗(1705—1765)和比尔·汪罗(1714—1789)。——譯注

⑧ 普拉西泰理斯,公元前四世紀希腊最著名的雕刻家。——譯注

④ 斐狄阿斯,公元前五世紀希腊最著名的雕刻家。——譯注

他們的偶像崇拜了;无与伦比的比加尔①啊,你的手終于只好去捏 瓷人②肚子,不然就只好閑置不用了。

. 🕻 i

我們对风尚加以思考时,就不能不高兴地追怀太古时代純朴的景象。那是一幅全然出于自然之手的美丽景色,我們不断地向它回顾,并且离开了它我們就不能不感到遺憾。那时候,人們清白而有德,并願意有神祗能够明鉴他們的行为,和他們一起都住在同一个茅屋里;然而不久他們变得为非作恶之后,他們就討厌这些碍手碍脚的明鉴者了,于是就把神祗放到华丽的神殿里。最后他們又把神祗从神殿赶走,自己住了进去,或者,至少神殿和公民的厅堂已不再有什么区別了。这时候也就是堕落的极点了;当我們看見把神祗安放在——可以这么說——世家大族的門楣上、大理石的柱子上或者是銘刻在哥林多式的柱头上的时候;罪恶也就登峰造极了。

当生活日益舒适、工艺日臻完美、奢侈之风开始流行的时候, 真正的勇敢就会削弱,尚武的德行就会消失,而这些也还是科学和 种种艺术在室内暗中起作用的結果。当哥特人掠夺希腊的时候,希 腊所有的图书館之得以幸免焚毁,只是由于有一个哥特人散播了 这样一种見解,要給敌人留下适当的东西,好使他們荒废軍事的操 练而沉溺于怠惰安静的职业。查理第八③几乎是兵不血刃就成了 托斯堪尼和那不勒斯④王国的主人的;他的朝臣們都把这次意外 的順利归功于意大利的王侯貴族們过分地沉溺于机巧和搏学,以

① 比加尔(1714-1785),法国著名的雕刻家。---譯注

② 瓷人(mago:),十八世紀法国流行的一种摆設品。——譯注

③ 查理第八, 法国国王 (1483—1498), 于 1495—1496 年 远 征 意 大利。—— 譯注

④ 托斯堪尼位于意大利中北部,那不勒斯位于意大利南部。——譯注

致于无法振作并奋勇作战。因此,那位有头脑的人^① 論及这两种倾向时就說,事实上一切先例都教导了我們,不論在軍事方面,还是在一切其他类似的方面,科学研究都更会軟化和削弱勇气,而不是加强和鼓舞勇气。

罗馬人承认,他們武德的消逝是随着他們賞识图画、雕刻和金銀器皿以及培植美术而开始的,而且仿佛这个有名的国土注定要不断地成为其他民族的前車之鉴似的,梅狄奇®家族的兴起以及文艺的复兴便再度——而且也許是永远地——摧残了意大利几个世紀来似乎已经恢复的那种善战的声誉。

古代希腊各共和国的制度中大部分都閃耀着一种智慧,它們禁止它們的公民从事一切交弱的职业,因为那既損伤人們的身体又敗坏他們灵魂的生气。的确,連一点点物质缺乏也经受不起、連最微小的痛苦也可以把他們拖垮的那些人,我們設想他們会以怎样的眼光来对待飢渴、疲倦、危险和死亡呢?素无訓练的兵士又能有什么勇气来支持极度的操劳呢?在甚至連騎馬赶路也沒有气力的指揮官之下,他們又有什么热情进行急行軍呢?一切受过科学訓练的近代战士的名聞遐邇的勇气,都反駁不了我的說法。人們尽管可以夸耀他們在某一天战斗里的勇敢,然而却无法告訴我說他們是怎样支持过度的操练,是怎样抵抗季节的严酷与气候的变幻的。只要有一点烈日或霜雪,只要有某些身边瓊物的匱乏,不消几天就足以瓦解并摧毁我們最精銳的部队了。勇猛的战士啊!請

① "那位有头脑的人"指蒙台涅,以下的引述見蒙台涅《文集》卷一,第二十四章。 ——譯注

② 梅狄奇是十五世紀以来意大利政治舞台上最重要的一家貴族,以保护文艺著称。在梅狄奇的統治下,佛罗伦薩成为意大利文艺复兴运动的中心。——譯注

你們正視一下你們从来很少听到过的真理吧! 我知道你們是勇敢的;你們会随着汉尼拔①一起在坎尼之战、在特拉西門尼斯之战大获全胜的;凱撒②会同你們一起渡过魯比康河而征服全国的;然而汉尼拔越过阿尔卑斯山时,凱撒征服我們的前入时,③就决不会是同你們在一起了。

战斗往往并不能决定战争的胜利,而且将軍們也需要有一种 比贏得战役更加高明的艺术。在火线上奋勇当先的人,不見得就不 是一个很坏的指揮官;即使是士兵,忍耐力和战斗意志多一点也許 要比勇猛大胆还更必要,因为勇猛大胆并不能保障他們免于死亡。 軍队被寒暑所消灭抑或被敌人的武器所消灭,这对国家来說又有 什么不同呢?

如果說科学的教养对于战斗品质是有害的,那末它对于道德品质就更加有害了。从我們最初的岁月起,就有一种毫无意义的教育在虛飾着我們的精神,腐蝕着我們的判断。我看到在各个方面人們都不惜巨大的代价設立无数的机构来教导青年以种种事物,但只有他們的責任心却被遺漏了。你們的孩子們不会說他們自己的語言,然而他們却会說那些在任何地方都用不着的語言;他們会作几乎連他們自己都看不懂的詩;他們虽不会辨別謬誤和眞理,却有本領用似是而非的詭辯使得別人无从识別:可是他們并不知道高尚、正直、节制、人道、勇敢这些名詞究竟是什么; 祖国这个可爱

① 汉尼拔(公元前274—183年),古迦太基大将,公元前217年越阿尔卑斯山,大取罗馬軍队于特拉西門尼斯湖。公元前216年又在坎尼大取罗馬軍队。——譯注

② 凱撒(公元前102--44年),罗馬大将,公元前58--51年征服高卢,公元前49年率 軍渡过魯比康河回到意大利,成为罗馬事实上的独裁者。----譯注

③ 指高卢人,高卢后为法兰克人所定居,法兰克人即近代法国人的祖先,故此处称高卢人为"我們的前人"。——譯注

的名字永远也不会打进他們的耳朵里去;如果他們也听人讲說上帝^①,那也并不是由于敬畏上帝,而只是对于上帝怀有恐惧罢了。有一位賢人^③ 說过,我宁願我的学生打网球來消磨时間,至少它还可以使身体得到鍛炼。我知道必須让孩子們有所专心,怠惰,乃是孩子們最可怕的危险。可是他們应該学习些什么呢?这就确乎是个大問題了。让他們学习作一个人所应該做的事^①,别去学

现在請看这位作者是怎样述說古代波斯的,他說柏拉图写道:"他們继承王位的长子就是这样教养起来的。自从誕生之后,就不把他交給妇人,而是交給以其德行而成为国王左右最有权威的宦者的手中。这些人負責使他的身体美丽而健康,七岁之后便教导他騎馬射猎。到了十四岁,就把他交給四个人:即全国最聪明的人,最正直的人,最有节操的人,最勇敢的人。第一个人教给他宗教,第二个人教给他永远服从真理,第三个人使他能克制欲念,第四个人教他无所畏惧。"我可以补充說,他們全都教給他善良,但沒有一个人教給他学問。

色諾芬⑥的书中說,"阿斯提亚齐斯婆居魯士叙述一下他最后的一課。居魯士就說:在我們学校里有一个大孩子,他有一件小外衣,他就把它送給另一个身材較小的同学,而把这个小同学的一件大些的外衣拿去了。我們的老师要我來作这場 爭端的 裁判人,我判断說这件事可以听其如此,因为这样一来他們两个人好像都更合适一些。可是老师指出說我錯了,因为我只考虑到方便,而首先必須顾及的应該是正义,正义就是要使每个人在属于他自己的事情上决不受任何强迫,他还說他因此而受到了實罰,正好像我們在乡村学校忘記了。如如如 (希腊文:打)这个字的第一格过去式而受罰一样。我的老师在使我相信他的学校的确是这么好之前,还向我好好地作了一番 現身 說法的讲解。"(卷一,第二十四章。)——原注

① 見《哲学沉思录》②。——原注

② 《哲学沉思录》,"书为狄德罗所作,1746年初版,共六十二篇,再版时更名为《致坚强者的礼品》。 卢梭此处所引, 見該书第二十五篇。 按狄德罗这一著作在当时被列为禁书,是不大有可能写入原稿途交路戎学院的。因此,这里所引的話大概是后来补入的。——譯注

⑧ 指蒙台湟。——譚注

① 斯巴达人有过一位最伟大的国王③,他当时的教育便是如此。蒙古星說:"有一件特別值得重视的事,就是在來格古士的优异的制度之下——那种制度的完美确实是了不起的——孩子們的教养是如此各受关怀,以致成了它的主要任务,而且就在文艺女神的脚下,他們这里所学的学說竟也如此之少,仿佛这些慷慨的少年都與其他一切羈範似的,而人們向他們所提供的也不是我們的学者专家,而是气概、节操与正义的老师。"

那些他們应該忘却的事吧。

我們的公园装飾着雕像,我們的画廊裝飾着图画。你以为这些陈列出来博得大家贊賞的艺术杰作表現的是什么呢?是捍卫祖国的伟大人物呢,还是以自己的德行丰富了自己祖国的更伟大的人物呢?都不是。那是各式各样顛倒歪曲了的心灵与理智的形象,是煞费苦心地从古代神話里挑选出来专供我們孩子們的好奇消遣之用的;而且毫无疑問地是为了在他們甚至还不认字以前,他們眼前就可以有各种恶劣行为的模范了。

如果不是由于才智的不同和德行的败坏在人間引起了致命的不平等的話,那末这一切的謬誤又是从何而产生的呢?这就是我們种种学术研究的最显著的后果,也是一切結果中最危险的后果了。我們不再問一个人是不是正直,而只問他有沒有才华;我們不再問一本书是不是有用,而只問它是不是写得好。我們对于聪明才智就濫加犒賞,而对于德行則絲毫不加奪敬。漂亮的文章就有千百种奖賞,美好的行为則一种奖賞都沒有。然而請告訴我,在这个学院里获奖的最好的論文所得的光荣,是不是能和設立这种奖金的美意相比拟呢?

賢人哲士是决不追求財富的,然而他对于光荣却不能无动于 衷了,当他看到光荣的分配是如此之不公平,他的德行——那是稍 有一点鼓励就能激发起来,并可以使之有利于社会的——就会消 沉而且会湮沒于潦倒无聞之中的。这就是何以結果終于到处都要

⑤ 指萊格古士。——譯注

⑥ 色諾芬(公元前427-355年) 古希腊作家,此处所引見色諾芬《居魯士本記》卷 -- ,第二十四章。-- 譯注

偏爱賞心悅目的才华而不爱真实有用的才华的原故了; 并且这种 经验自从科学与艺术复兴以来,只是格外地在加强。我們有的是物 理学家、几何学家、化学家、天文学家、詩人、音乐家和画家,可是我 們再也沒有公民了;或者說,如果还有的話,也是分散在穷乡僻壤, 被人漠視和轻蔑而終于消逝的。那些給我們以面包的人、給我們 孩子以牛奶的人^① 所遭遇的情况便是如此,他們从我們这儿所获 得的情感便是如此。

然而我也承认,这种害处并不像它所可能形成的那么大。永恒的天道既然在各种不同的毒草旁边都安置了解毒药,在許多害人的动物体内安置了受他們伤害时的救治剂,因而也教会了君主們——他們是天道的行政官——来模仿他的智慧。那位其光荣将在后世日益获得新的光輝的大君王®,就是依照这种榜样而在成为各种各样社会失調的根源的科学和艺术之中建立起那些有名的学会的;这些学会虽然是人类知识的危险的储藏所,然而由于它們在自己中間注意維持道德风尚的全部維洁性并以此要求它們所接受的会員,所以同时也是道德风尚的神圣的储藏所。

这种被他的伟大的继承者們所肯定、并为全欧洲的国王所仿 效的賢明制度,至少可以成为文人学士們的一种約束;他們既然都 · 渴望获得进入学院的荣誉,所以就必須洁身自好,并且努力以有益 的著作和无疵的道德使自己与之相称。那些团体有了可以奖給优 秀文艺著作的奖金,就可以选擇一些足以激发公民內心热爱德行

① 指农民,作者在这里表現了他对于十八世紀法国社会的抗議。——譯注

② "大君王"(Grand monarque)指法国国王路易十四(1648—1715),按法兰西学 続創建于1635年,至路易十四时又設立了科学院与美术学院。——譯注

的題材,从而证明这种爱好在他們中間占有統治的地位,而且可以 带給人民一种极罕見而极美妙的欣慰;因为人民可以目睹这些学 会全心全意地不仅把愉悦的知识而且还把有益的教育貢献給了人 类。

人們对我所提出的反对意見, 只不过是重新证明我的論点罢 了。太多的关心只是证明太有关心的必要,我們对于根本不存在 的坏事是决不会寻找补救办法的。然而何以对这方面的缺点就总 是采用枝节性的补救办法呢? 这么多的为学者的便利而設立的机 构,只会有損于科学的目的,并且还会把他們的精神导向培养这些 东西的。从人們所采取的种种防范措施看来,仿佛是已经有了太多 的劳动者,而只是缺乏哲学家的样子。这里我不想斗胆来比较农 业与哲学,人們也不会同意我这样做的。我只是要問:什么是哲学? 最有名的哲学家的著作內容是什么?这些智慧之友的教醎又是什 么? 我們听到他們說的話,难道不会把他們当做一群江湖騙子,每 个人都站在广場的一角上喊道,到我这边来吧,惟有我才是不驅人 的。一个說①根本就沒有什么物体,一切都只是表象;另一个②又 說除了物质之外,就沒有別的实体,除了世界之外,再沒有什么轉。 这一个③宣称根本就沒有德行,也沒有罪恶,道德的善恶全是虛誕 的,那一个④ 又說,人就是豺狼,而且确乎是有意在人吃人的。啊! 伟大的哲学家們,为什么你們不把这些有益的数訓仅只保留給你

① 指英国唯心主义哲学家貝克萊(1682—1753)。 --- 譯注

② 指法国机械唯物主义哲学家霍尔巴赫(1723—1789)。——譯主

③ 指荷兰唯理主义哲学家斯宾諾莎(1632—1677)。——譯注

④ 指英国机械唯物主义哲学家霍布斯(1588-1679)。---譯注

們的朋友、你們的子孙呢?这样做,你們就会立刻身受其惠的,而我們也就不用耽心我們自己会成为你們那些派別的一分子了。

这便是那些了不起的人物了!——在他們活着的时候,同时代的人會对他們滥加称贊,而在死后他們又被人崇为不朽!这便是我們从他們那儿所得来的智慧的箴言,而我們又把它一代一代地传給我們的子孙!异教主义①是完全委身听任人类理智的摆布的,然而它會給后世留下来任何东西,足以和福音书統治时期的印刷术所留給人类的可耻紀念物相比拟的嗎?留基波③和狄阿格拉斯③的不敬神明的著作是随着他們的身体一起消灭了,那时人們还不會发明任何方法使人类精神的恣睢可以永垂不朽呢;然而由于有了活字版印刷术①及其广泛的应用,霍布斯和斯宾諾莎的危险的梦想就可以垂之永久了。让这些我們祖先的无知与粗野所决

① 指希腊、罗馬的古典文明。——譯注

② 留基波,希腊哲学家,原子論的創始者。——譯注

③ 狄阿格拉斯,希腊无神論者,因不敬神被雅典放逐。——譯注

① 考虑到印刷术在欧洲已经造成了可怕的混乱,并且根据这种为祸日益加剧的情形来判断将来,我們很容易預料国君們会毫不迟疑地努力設法把这种可怕的技术从他們的国家里隱逐出去的,正像他們以往曾努力介紹这种技术一样。苏丹阿穆德⑤对某些自命风雅的人的請求让了步,竟允許在君士坦丁堡毁立了一座印刷厂,然而印刷机还没有来得及运转,人們就不得不把它拆毁,并且把机器丢到并里去。据說,有人請示哈里发奥瑪⑥应該如何处置亚历山大城的图书館,奥瑪这样回答說:"如果图书館里的书,包含违反古兰经的东西,那么它們就是坏书,必須加以焚毁,如果包含的就是古兰经的教义,也还是必須加以焚毁,因为它們是多余的。"我們的学者們征引这个推論时,都认为它是荒謬絕伦的。然而假設格雷高里大教皇⑦是处于奥瑪的地位,假設福音书代替了古兰经的地位,那么图书館恐怕还是要被焚毁的吧,或許还会是这位声名巅巅的大主教一生中最漂亮的一件举动呢。——原注

⑥ 奥瑪(634—644), 传說奥瑪于征服埃及时, 會焚毀亚历山大城著名的图书館。 ——譯注

② 即格雷高里第一(590-640),为早期中世紀最有名的教皇。 ——譯注

不能写出来的名著,随着那些发散着我們世紀的风尚的腐朽气味的种种更危险的作品,一起传給我們的后代吧。让它們一起給未来的世紀传下一部有关我們科学与艺术的进步与作用的信史吧!如果他們讀到了这些,他們对于今天我們所討論的这个問題就不会有任何困惑了;而且除非他們比我們更加冥頑不灵,否則他們必定会举手向天滿腔悲慟地喊道。"全能的上帝啊!你的手里掌握着人类的心灵,請把我們从我們祖先的那些知识与致命的艺术里面解救出来吧;請賜还給我們那种无知、无辜与貧穷吧,唯有这些东西才会使我們幸福,并且在你的面前也才是可貴的。"

7,3

然而如果科学与艺术的进步并沒有給我們真正的福祉增加任 何的东西,如果它敗坏我們的风尚,如果这种风尚的敗坏玷污了我 們趣味的純洁性;那末我們对于那些初級讀物的作家們又将作何 想法呢?他們扫除了通向文艺女神神殿的种种困难,而这正是自 然布置下来作为对于那些有意求知的人的能力的一种考验。那 些編纂者們轻率地打开了科学的大門,把不配接近科学的芸芸众 生带进了科学的圣堂,我們对于这些人又将作何想法呢?本来应 該期望的是,把所有在文艺事业上不能深造的人都摒除在大門之 外,使他們得以投身于有益社会的工艺。終其一生只能成为一个 蹩脚的詩客或者一个低劣的几何学家的人,也許能成为一个伟大 的织造匠。自然注定了要使之成为自然的学徒的人,是不需要老 所能达到的地步呢? 平庸的教师只能限制他們的智力,把它們東 縛在教师自己的狹隘能力的范围之內的。正是由于最初的障碍,他 們才学会了努力,并且要力图超出他們已经走过的那些广大的領 域。如果一定要有某些人来从事科学和艺术的研究,那就只能是 这些自問能独自追踪前人的足迹、并能超越前人的人了,为人类精 神的光荣树立起紀念碑的,就只能是这样的一些少数人。然而,如 果我們不想有任何东西超出他們的天才之外,就必須不能有任何 东西超乎他們的希望之外; 这就是他們所需要的唯一鼓舞了。灵 魂总是不知不觉地与它所追求的目的成比例的; 而造就出伟大的 人物的,則是伟大的时势。最雄辯的大师总該数罗馬的执政官;而 也許最伟大的哲学家就要数英国的财政大臣了。如果前者只不过 扣任大学的一席讲座,后者只不过获得学院的一笔微薄年金的話, 那末,我就要問,我們能相信他們的工作会不受他們处境的影响 嗎?因此,就請君主們不要不層于把那些最能对他們进忠告的人 容納到他們的議会里来吧;但願他們能放弃那种由伟大人物的騙 傲而造成的古老的偏見,即領导人民的艺术要比数化人民的艺术 难得多;仿佛是使人民甘心情願地努力为善,要比以强力約束他們 为善还更容易似的。但顯第一流的学者們在他們的朝廷里能找到 荣誉的安身之所吧,但顧他們能在这里获得与他們相称的唯一报 酬,也就是他們能以智慧教育人民从而增进了人民的幸福这一功 赭的报酬,唯有这时候我們才可以看到,被高貴的情操所激发的、 并为了人类的福祉而在共同努力的德行、科学和权威,能够做出 什么事情来。然而,只要权力是一回事,而知识与智慧又是另一回 事;学者們便很少会想到什么伟大的事物,君主們則更少会做出什 么美好的事情来,并且人民也就会继续是卑賤的、腐化的与不幸的 了。

就我們俗人来說,上天并不會賜給我們这样伟大的才能,也沒有注定給我們这么多的光荣,那末就让我們安于沒沒无聞吧。让我們別去追求一种永远得不到的名誉吧,并且在事物的現状下它也决不会偿还我們为它所付出的代价的,哪怕是我們完全有資格可以获得它。如果我們可以在自身之中求得幸福,那末从別人的意見里去求我們的幸福,又有什么好处呢?让別人用心教誨人民去尽他們的义务吧,让我們只管好好地尽我們自己的义务吧;我們对此不需要知道更多的东西。

德行啊!你就是純朴的灵魂的崇高科学,难道非要花那么多的苦心与功夫才能认识你嗎?你的原則不就銘刻在每个人的心里嗎?要认识你的法則,不是只消返求諸己,并在畝情宁静的时候諦听自己良知的声音就够了嗎?这就是真正的哲学了,让我們学会滿足于这种哲学吧! 让我們不必嫉妒那些在文坛上永垂不朽的名人們的光荣; 让我們努力在他們和我們之間划出人們以往是在两个伟大的民族之間所划的那条光荣的界限吧,让他們知道怎样好好地說,让我們知道怎样好好地去做吧。

譯名对照表

			-
Académie de Dijon	第戎学院	Gaule	高卢人
Achmet	阿鸖德	Goth	哥特人
Alexandre	亚历山大	Gregoire le grand	格雷高里大教皇
Annibal	汉尼拔	:	•
Arcésilas	阿塞西拉斯	Hobbes	電布斯
Arouet	阿魯艾	Horace	商拉士
Ástyages	阿斯提亚齐斯		
		Lacédémone	拉西第蒙
Pourgogne	勃艮地	Leucippe	留基波
Сашруве	岡上斯	Martial	瑪提阿里
Carmes	坎尼	Medici	棒狄奇
Carle	卡尔	Montaigne	蒙台涅
Caton	卡图		•
Catulle	卡图里斯	Newton	牛頓
César	凱撒		
Constantin	君七坦丁	Omar	奥瑪 .
Corinthien	哥林多式	Ovid	奥維德
Cynéas	西乃阿斯		
Cyrus	层魯士	Pétrone	後德罗尼烏斯
F.		Phidias	斐狄阿斯
Démosth ne	德謨狄尼斯	Pierre ,	比尔
Descartes	笛卡儿	Pigalle	比加尔
Diagores	狄阿格拉斯	Platon '	柏拉图
Dijon	第戎	Praxitèles	普拉西泰理斯
		Prométhée	普罗米修斯
Engius	安尼鳥斯		
Épicure	伊藍鳩魯	Rubicon	*
Fabricius	法布里修斯	Satyre	撤提尔
•	•	Scythe	塞种人

			
Sécostris	賽索斯特里斯	Tudesgue	条頓人
Socrate	苏格拉底] .	•
Spinoza	斯宾諾莎	Vanloo	江罗
Sybaris	西巴里	Verulem	佛魯冷
Terence	戴伦斯	Xénophan	色諾芬
Teuthus	条土斯	1	
Toscane	托斯堪尼	Zéпол	芝器
Trasymène	特拉西門尼斯]	